

醫

史

醫史卷之六

浚儀李瀛

信州

張仲景補傳

國朝李瀛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顥客游洛陽顥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仲景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年

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居數日復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邪仲宣益深惡之後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一維時大疫流行而傷寒死者居其七乃著傷寒卒病論十卷行于世蓋推本素問熱論之旨兼演伊尹湯液而爲之探賸鈎玄功侔造化華佗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仲景又著金匱玉

函要畧方三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
方并療婦人寔爲千古醫方之祖自漢魏以迄于今
海內學者家肄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於六經然
論者推爲醫中亞聖而范曄後漢書乃不爲仲景立
傳是故君子有遺憾焉

嵩渚子曰皇甫士安有言伊尹以元聖之才本神農
之經爲湯液論仲景本黃帝之書述伊尹之法廣湯
液論爲書十數卷後醫咸遵用之弗敢變宋翰林學
士王洙在館閣日偶於蠹簡中得仲景所著金匱要
畧三卷乃錄而傳之秘閣校理林億等又校定爲二

十五篇刪芟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誠爲百世不刊之書或謂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療此則長沙之所闕者善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余又聞仲景有脉經五藏論評病要方諸編藝文志咸載其目余皆未之見其真贋不可知云

王叔和補傳

李漁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西晉爲太醫令性度沉靖潛心方脉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平生雅好著述乃本黃帝素問泰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聖元化之

書撰脉經十卷凡九十七篇叙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五藏六腑三焦四時之病察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理奧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按其法而用之厥驗如神毫髮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脉旨殆無餘蘊觀其自叙有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在心易了入指難明謂沈爲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爲遲則危殆立至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脉者乎夫醫藥爲用性命所繫和鵠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

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問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末學昧於源本互滋偏見各逞已能致微痼成膏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陀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誠能篤志研窮究其微蹟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夭橫矣夫自王氏脉經出而海內學醫之士咸知所宗論者以爲經絡之龜鏡攻療之梯航廣仁術而利天下厥功甚溥叔和又有脉訣四卷脉賦一卷纂次張仲景傷寒論爲三十六卷行于世云

嵩渚子曰宋熙寧初光祿卿直秘閣林億校諸醫經
方書而王氏脉經始鏤板于廣西漕司序之者長樂
陳孔碩也元泰定間醫學教授謝綱翁又刊于龍興
儒學而東陽柳道傳寔序之其曰脉訣出而脉經隱
正如俗儒知誦時文而不知誦經史切中後世徇末
忘本之弊然晦菴朱子則謂脉訣辭雖鄙淺而直指
高骨爲闢之說合于難經本旨盖亦取之抑脉訣雖
非叔和書其亦嘗讀脉經而有得者邪但其自立七
表八裏九道之目與脉經所載二十四種之名義弗
合是故世之國手遂以爲贗書而輕之恐亦終不可

廢也知醫君子其尚審察之哉

啓玄子補傳

李瀛

王冰

一作冰

自號啓玄子唐寶應中爲大僕令篤好醫

術得黃帝內經素問靈樞暨隋人全元起訓解乃大爲次註且自爲之序曰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於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卽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雖復年

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
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然而其文簡其
意博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
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
斯契稽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奉
生之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藏謀雖屬乎生
知標格亦資於詁訓未嘗有行不由徑出不由戶者
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真要則日牛無全
故動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奇傑時時間出焉
則周有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

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葉遞榮聲實相副
蓋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水弱齡慕道夙好養生幸
遇真經式爲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
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弊
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吞而都爲一目
或問荅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
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爲歛篇隔虛實而爲逆從合
經絡而爲論要節皮部爲經絡退至道以先鍼諸如
此流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嶽非逕奚爲欲詣扶桑無
舟莫適乃輟勤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理

要詢謀得失深遂夙心時於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
師張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群疑氷
釋恐散於末學絕彼師資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
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卒究尾
明首尋註會經開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
文斷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
目墜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
吞併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目以冠篇
首君臣請問禮儀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
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削去繁雜以存其

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凡所
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庶昭彰
聖旨敷暢玄言有如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淨瑩
鱗介咸分君臣無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
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微音累屬千載之後方
知大聖之慈惠無窮永年八十餘以壽終

嵩渚子曰啓玄子所撰玄珠世無傳者今有玄珠十
卷昭明隱旨三卷皆後人依託爲之雖非啓玄子真
書然於素問闢奧頗有發明其隱旨三卷寔與世所
傳天元玉牕相表裏蓋亦不可廢云抑又聞啓玄子

註素問二十四卷書成獻之唐令列之醫學遂使上古聖人精微幽眇之書顧付之方技之流於是搢紳先生咸罕言之而是道益衰矣嗚呼惜哉

張擴傳

宋羅願

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游時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脉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某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

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爲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當有物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爲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脉當發居三年左乳下有誌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蝦遊脉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

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
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脉曰承議今歲當奏
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爲疑適宛陵有
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許
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崇
寧中黃誥得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
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
則有詔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
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
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

應天府擴謂曰尚書無官脉旦夕當有謫俄被旨放
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徵時祁
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
然南人得北脉名宦當繇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
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大夫中興遂爲上相
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脉未圓歲在辛卯見之曰
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
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
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入伺之及期
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爲人純孝有常士大夫多愛重

之

吳源傳

洪焱祖

吳源字德信休寧人號神醫自其上世有名諒者本嗜學遇異人於郊授以異書忽不見視之乃金匱玉函之秘遂造活人之妙再傳至豫號松蘿居士長於詩亦得是秘豫子源以樞密汪公勅保奏引試醫之七經百人中獨冠其首授入內內宿稍遷至翰林醫官療勞瘵疾奇中邑宰黃法頤妻病劇禱於北斗以祈應夢一少年衣紫長裾戴逍遙巾一人指曰此神醫也能起汝疾黃遂遍召諸醫獨源衣冠與夢符一

見謂飢中伏暑三日而愈診一姪婦曰是兒左手多一指又診一姪婦曰是當生三男已而皆驗嘗遇一人仆地診之謂爲虫證鍼其腹曰已中其頭矣病者果吐痰中有虫如蜴蜥頭有細竅其人即起謝去神效不可數紀每日醫雖十全不過一藝官至和安不過一醫遂棄官隱于儒號南薰老人有南薰集詩詞千篇與竹洲二吳先生游作詩訓諸子警句云五世活人功已積一經教子意難忘爾曹好展摩雲翮伴我黃花晚節香嘗謂功名非必身享當在子孫也乾道癸巳冬建康留守洪樞密抱病招中都旁郡醫集

皆搏手相視時漕程公叔達以同鄉之好強致之診
視即曰由驚氣入心而得洪驚悟曰何其神也因言
採焚而得疾服藥即瘳留以待春源曰吾無春脉歸
甫旬攝衣而逝

卷六

醫史卷之七

浚儀李濂輯

丹溪翁傳

國朝戴良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脩學者尊之曰丹谿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

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
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
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
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
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
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
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
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
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
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

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
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
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脩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
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
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爲之敷揚三家之旨而
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
無少疑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
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
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餘十
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

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

其非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
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
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
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
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
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
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
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
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
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

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
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
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
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
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
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
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
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
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

以指爲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
眉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爲物所感不能
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
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
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
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
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

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爲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栢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徃徃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邪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

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爲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執著癰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肘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識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聳聳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爲其然也天大也爲陽而運

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

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
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爲三十年之運用而
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
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
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
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爲
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竦泄者
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
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
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

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

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
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
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洩注而汗瀉翁診
之脉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
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
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
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
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脉滑而數
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
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

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爲可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胃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脉弱而緊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脉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

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水又大驚傳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碗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日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之脉數而瀦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翁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堂中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

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邪後果如期
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爲製
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
在庭煉礪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
太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礪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
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
痰在肺肺爲上焦而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
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
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

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
所爲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
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
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比敗者且半
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
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
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
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爲不然翁入而掌
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
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怒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

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
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
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
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
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
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顛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
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
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
百遂不發動翁之爲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
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

他人新新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亶亶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語人曰翁之醫其殆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爲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畧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

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
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
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誤乎翁春
秋既高乃徇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
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
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
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
禮文而敬蒞之事毋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寧
歉於已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已子而必施厚於
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

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爲直
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
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爲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
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
挽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
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瀛所爲翁墓誌茲故
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爲翁傳庶使後之君子
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

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
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婺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
於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神開其心至
於一語一默一出處凡有關於倫理者尤諄諄訓
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丘明有云仁人之
言其利溥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
友又可以醫師少之哉

九靈山人戴良爲丹溪翁作傳紀載詳悉固
無遺憾矣而潛溪宋先生爲翁作墓表則曰

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即平晝之爲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耄而彌篤斯數言者可以補傳之未備故錄之

王履補傳

李濂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脩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爲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

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
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脅滿而不言痛
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
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
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
風中者辯議名曰源洄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
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苦學博極群
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
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季嘗遊華山作
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嵩渚子曰余讀王安道源洄集三十一篇未嘗不深
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爲淮南子之
妄嗣論四氣所傷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
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鰲有曰始余讀源洄
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志知
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也嗚呼畫末技耳詩文姑舍
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爾

戴原禮補傳

李濂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

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隨父姪徒步至烏傷從朱丹
溪先生游先生見其穎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
之治療諸病逞逞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
赤口譫語膚發紅斑它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
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
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
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煮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
子婦瘡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
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活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
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

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決旬而安
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纊食飲必令極熱
始下咽微溫則嘔它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
雞者三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
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祗益
其病爾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
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
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
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
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

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
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
運持身弗定它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
脉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
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
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瞤動它醫用黃連清心湯
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
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也
服人參黃芪而安它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
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父蚤卒原禮盛

行于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聖明以名醫被徵為御
醫積官至太醫院使宋學士景瀛有文贈之亟稱其
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
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鈎玄三卷間以己意附著其後
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景
括丹溪之書而為之君子以為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
必疎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為道也以人命死
生為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為哉原禮之學得諸朱震
亨彥脩而彥脩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諸

荆山浮圖氏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真之門人也守
真之學實得之於內經寥寥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
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
江之南又統會而斟酌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
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于
本朝衰狀爲名醫稱首余竊惜其著述鮮少恐無聞
于後世輒採摭遺事以爲傳俾方來有攷焉

太醫院使戴公墓誌銘

附錄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太醫院使
戴公卒於浦江故第其孫紹以丙戌年十二月十七

日卜其鄉獨秀山之岡奉襄事焉持前春官大宗伯
鄭公沂狀不遠千里來京師謁余請曰近世以來大
夫之沒咸得乞銘於文章君子述其潛德善行鐫之
貞石或揭諸墓阡或瘞諸幽宅以貽永久先祖考不
幸大故而封塋之石未有其辭不肖之愆何以自逭
願先生哀而銘之余辭不獲乃按狀叙次爲銘公諱
思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
書令諱昭後至公歷廿有一世曾祖諱濤祖諱暄父
諱堯皆隱居不仕素以詩禮相承稱浦江望族公資
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奧義爲文若詩不尚浮藻

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旁
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傷之丹溪朱彥脩氏得許
文懿公道學正傳學醫于武林羅大無盡得其秘公
先府君蚤從之游繼遣公往執弟子禮受業其門丹
溪一見竒之悉語公濂洛授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
旨故以醫道鳴浙東西洪武丙寅三月 皇上龍
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 召公治療刻日奏功 晉
王邁末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厥後 晉府訃聞
高皇帝怒王國臣僚悉連赴京時公侍左右從容進
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藥數矣然竊慮其膏

梁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上於是釋然諸臣咸

得不坐壬申七月高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

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迪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

朝戊寅夏五月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藥不稱

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慎

毋恐名卿鉅儒播之篇翰充牣卷帙皇上正天

位超陞今官既就職以老不任事為請至數四乃許

之仍賜誥命致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

乘輅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

病免行拜禮優畀官舍惟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

復請乞骸骨 勅十五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
瀕行諭公曰朕復召汝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
脩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爲樂置穀羞拜丹溪墓載酒
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歡用昭 恩賜之隆甫旬餘
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簪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
且告以不能補報 聖恩爲身後愧言已而逝享

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 勅命行人翁綬諭

祭于家 御製祭文褒獎至備具載 國史公歷事

兩朝藥餌所施竒効不可殫述金繒楮幣上尊珍饌
駢蕃之賜殆無虛月公平生誠慎寅畏未嘗少有過

差是以遭逢眷知終始一致蓋公之學出於丹溪丹
溪之學源深而本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曩得
其書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曠百
載沂而上焉極於素問靈樞推天人交合之理辯陰
陽偏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起死回
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
之學也公以所得於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長之研
精覃思明體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
鵠彼不善爲射徒袖手操弓莫知攸措焉公今已矣
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公有以倡啓之也公娶

諸暨楊氏生子二曰儒曰儼皆先公卒孫男四其請
銘者長孫也銘曰

二氣流幹天清地寧人於其間稟茲粹精苟或滯焉
災疢以成學喪千載彼昏孰醒匪有先覺疇探其情
金元之際群賢迭興貫通三才窮玄洞冥後丹溪氏
遺緒是承載闡微言大宏厥聲公遊其門擷華纂英
皇皇聖世以馨自鳴際遇兩朝丕膺寵榮公雖已
矣不死猶生垂範後學識是夷行濟危扶殆有則有
程獨山之原閩是泉裔過者必式視此刻銘

醫史卷之八

浚儀李漁輯

櫻寧生傳

國朝朱右

櫻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爲許襄城大家元
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
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爲文辭有思致尤
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脉術有時名
壽數徃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
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

進請其師曰素問爲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
將分藏象經度脉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診鍼刺陰陽
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
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脉法與夫
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
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
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
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日進益參
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摠其所得
授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

得其開闢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
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躋衝帶六脉雖皆
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
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
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
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
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
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
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櫻寧生診視一決生死
爲無憾生無間貧富皆徃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

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櫻
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筭
人有請雖祁寒暑雨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奇
中人問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
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人病艱
於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寶頗知醫投以瞿麥梔子諸
滑利藥而閔益甚召壽候其脉三部皆弦而滿壽曰
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
謂水出高原者也臃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
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

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
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闕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
邀壽診其脉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
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
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
瘳三寶廉使仲子之妻秦不花尚書妹也病滯下晝
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追且娠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
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
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
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

苦堅之劑病瘉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刃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經行因之無娠招壽診視之兩尺脉沉澁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疔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燂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

快藥爲丸以伏其燥利而瘡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
視人皆爲鬼壽診其脉壘壘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
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
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
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
嘗多服煖子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
升餘面赤脉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
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
而上行法當下導柰何實實邪即與桃仁承氣湯三
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瘡揚子縣吏

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脉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脉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脉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已而調以苦溫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瘡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脉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治

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
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
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
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其脉虛
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
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
爲百病况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起人云憂愁
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
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
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彥

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
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脉
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
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
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瘳
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
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輿來杭城舍
客樓盛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朮附藥已
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藥
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

和木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脉虛身熱
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汗益甚
悉令撤幔開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爲製黃連
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
兼以既濟湯渴則用水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
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
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滿手
足青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痛痠目不欲視頭不欲舉
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壅九控引小便數而欠
年未三十尪瘠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脉

沉弦而澁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爲肝
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脉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
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
取梔莢萸佐以薑桂及治氣引經藥煎製茵陳等丸
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病
嘔血或滿栳或盈盆蓋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
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
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急即進犀角地黃
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
其始脉芤大後脉漸平三月而瘳彥良遂以此法治

宦人皆驗宋可與妾暑其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臥
泥水中伯仁診其脉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
云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隔陽得
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前遺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
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
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
視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積痰交積留中
涌之皆積痰暴血復與夾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
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
性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

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兩寓錢唐病傷寒他
醫至皆以爲痊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謁
櫻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捄乎至切其
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微熱以燈燭之徧體皆
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
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
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
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
上虞熙賜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塗中吐
血數口亟還則吐甚曾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

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樓寧生診視脉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爲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樓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鉅厚衣熾火不能解樓寧生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

日病者忽出人恠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背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佐以懷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九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

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疔痛其里
醫爲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固邀櫻寧生往視脉兩
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因爲疔
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瘡陳伯英
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
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痰咳不能自安
爲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
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爲混沌湯
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證已
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

滿欬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脉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
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緊且
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國溫補生曰法當如
是爲作麻黃葛根湯三進夏月旣調數日乃瘳時淮
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堯之館穀
留城中一日公壻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
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脉沉且
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
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疹清便自
調按表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晬

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脉在肌肉惟緊自若外證已
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
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虛水竭津不能上升
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
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搜寧生視之生曰陰陽
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
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
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劑竟月乃
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脉沉弱亟
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生曰不得

於彼而得於此蓋用有不同耳在彥材平居苦胃中痞滿憤懣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召樓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脉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樓寧生曰積飲滯痰橫於胃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擦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洞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樓

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也陽明本爲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爍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爲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爲製歸茸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爲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爲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瘠損饘

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脉數
兩關上尤弦疾父體瘠而神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
滯於食飲法當下衆醫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
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
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薑附
櫻寧生爲製劑清上散火而瘡無逸曰嚮得清涼藥
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
夏思患病胃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滿不食情思惘
惘不暫安目眊眊無所睹櫻寧生視之六脉皆結滿
不調無復參伍甚恠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患

大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爲痰涎鬱于膈上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爲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徃視之脉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慨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瘳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腠

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脉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瘡夏子韶妻始病瘡當六七月他醫以爲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瘡雖退而積火熾熾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徃候脉洪大而虛濡曰此痿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弱而不爲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

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
之狀櫻寧生視之脉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
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
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
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
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爲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
砂丸良瑜鄭高卿母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
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爲清脾氣理中脘不
效邀櫻寧生視脉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
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

擬進參附生曰脉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
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
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
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姜橘參苓湯滲
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夜
食飲至明日中晝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悉
試之罔效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脉在肌肉
之下其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動
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是也
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於

寒其脉沉而遲朝食莫吐莫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
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藥和
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之證歟但王
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
爲君丁香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
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德
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脉微
細如線湯熨不應攪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藿
附大作服外以萆撥良薑吳茱萸桂椒諸品大辛熱爲
末和薑糊爲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

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虛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脉浮以汗解奚補爲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執膏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謔目攢仲彬固邀生往診脉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烙燥無津潤胃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激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爲清熱降火治風

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
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
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盛暑病洞泄
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嘔噦
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寧生診其脉三部
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
無瘥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
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脉稍有力厥
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
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

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謂其治徃徃出入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召子厚治子厚借門生四五輩徃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得澄云精米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莫効子厚曰子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

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只運動不佳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即爲治灸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瘡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往往誤

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運
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攫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
而奇驗若此時人爲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
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脉法治之而瑜
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朱天台爲攫寧作傳可謂詳盡矣故史官東
陽朱公庶謂後之爲醫者觀之警諸覩作室
之巧而可推其規矩斧斤之法見破的之工
而可原其發率審固之意按其書而擬其迹

庶幾有合矣其知言哉

救山老人傳

朱右

救山老人者三吳名醫也姓倪氏名維德仲賢其字也救山在胥門之西二十餘里藍紆鬱秀有巖壑弄竹之美老人之居里在焉老人宋和州防禦使昌嗣之後當前代盛時讀經史世其家業墳典立索而外若神僊方伎之書吐納導引能經鳥伸之術無不獵涉而於軒岐之學尤精到絕倫常自誦曰吾以通靈之姿窺橐籥之奧究火策之候啓玄命之秘以御風而遺世宜無難者而獨念夫大化之生人也以其有

益於世也使其生而無益於世猶無生也然而功彰
山河名登旂常此則有命最而在下克施其惠者其
惟醫道乎乃校訂金季東垣明之所著醫說凡若干
卷表章以行於世復演靈樞素問運氣本草之說約
爲治目精要曰原機啓微等論示人以分門列證之
法老人居軟山有草堂數間可以免震凌者裕補田
數十畝可以備伏臘裕然不求于人遨遊湖山樂以
自適膏一適城市愛過從之相與而不去也人則從
而質焉非其人亦不告也以故於老人他伎無知者
而惟醫則老人以急濟爲務獨著譽焉老人今年踰

七十矣而顏色如四五十歲人康強步蹈精彩矍矍言笑引接與少壯無異其所以自養者如此至其爲人也廣博神速效績不可勝紀今姑據數事以傳之淮南周萬戶子始八歲忽得昏滿疾數日方甦駭慙如木偶入寒暑饑飽皆不知節適率嘗食土炭至口不得出音老人視之曰此脾風也脾智意府也而以風故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風助脾之劑數服而愈同郡顧顯卿妻年五十餘患癭始生如塊近三年如益一首痛楚不可忍群醫視之投藥且厭而卒不效老人曰是少陽經爲邪氣所攻耳即劑以其藥服之

逾月而愈。具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癢至
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癢處暫止。且復作。如是數
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
所致也。投以某劑。其癢遂止。陳上林仲實以勞役得
熱疾。日出氣暄。則熱夜及涼雨。則否。暄盛則熱增劇。
稍晦則甦。如是者二年。老人曰。此七情內傷脾胃陰
熾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此
其尤彰彰者。若其他固不得悉附焉。嗚呼。賢哉。越人
倉公見錄於史。遷至今。望之若神人。然老人之術足
以繼之矣。予生也。後不得從事老人之教。姑援述者。

之累次第而爲文之其於老人之造詣如蚓足之度
山蝦目之望洋未能得其萬一也

倪府君墓碣銘

附錄

宋濂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
于汴梁曾大父曰嗣宋和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
既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
文生鼎亨能紹家學有聞於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
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索精微
發於辭章皆燁燁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
曰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

若紹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
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本原欣然曰醫之道盡在
是矣間有疑難質于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煩病大
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
新病多不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
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
力久出而用藥徃徃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
辨白黑無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
不識有饑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
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虛則

智不足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以某劑而瘳顧顯卿妻
左耳下生癭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
府君診已告于衆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
治耳製其藥令啖之逾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
或哭或笑人以爲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
曰左右手脉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
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
妻左右肩病癢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或於
病處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
且盛此滋味傷厚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

實因勞發熱執隨日出入爲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
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
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治
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
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
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
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
知有富貧一旦有甞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兼畀
以烹藥之器客恠而問曰藥可宿備瓦缶亦素具乎
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

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啟微若干卷又校訂李
杲試效方若干卷鋟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文籍
預置金於書肆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
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敕山之下每乘扁舟具酒
肴與二三賓客放浪於水光山色之間脩然高舉如
在世外因自號曰敕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
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塋於縣之至德
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
穴生一子曰衡通儒書亦以醫鳴于時三女曰淨真
曰媛真曰孝真各適士族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二

孫女曰婉寧曰婉柔尚幼予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脩以斯學爲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奮然而起蓋與彥脩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不敢鼓吻相是非而生民免夭闕之患者三公之功爲多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爲請予安得固辭邪因歷序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爲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既據邪沴乃融粗工蚩蚩守一不移執中無權

罔契厥機群昏方酣苟不力扶冥冥夜行適墮索塗
三家者興上窺本源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
作世範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視彼沉痾目牛無全
肯綮既中萬理皆捐幹運元化陶冶樞機人謂其功
與良相齊救山之陽一葦可航載翔與世若忘
明鑑之失孰不虧缺視其故篋幸有遺書發而讀之
相繼繩繩何以徵之墓門有銘

醫史卷之八